

征稿：**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**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楓葉是信仰的火種

周俊杰

豫東的秋總來得繁實，霜風掠過芒碭山的石縫，把楓香樹的葉子染透了，紅得像浸過陽光的血。八十三年前彭雪楓率部進駐永城那天，也是這樣的時節。他騎著匹黃驥馬走在隊伍前頭，灰布軍裝的領口沾著征塵，卻在經過村口老楓時勒住了韁繩——樹底下蜷縮著兩個餓壞的孩子，正啃著凍硬的紅薯干。

陳老爹那時才十二歲，蹲在打穀場的草垛後看得真切。將軍翻身下馬的動作很輕，生怕驚著孩子。他解開帆布包時，老爹看見裡面露出半截小提琴的琴頭，還有個用藍布包著的物件。後來才知道，那是他給根據地小學帶的粉筆。「他把自己的窩窩頭掰成四塊，」老爹用佈滿老年斑的手比劃著，指節在膝蓋上磕出響聲，「孩子不敢接，他就蹲下來，把窩頭往他們手裡推，說『吃吧，吃飽了才有力量等爹娘』。」

那天的日頭斜斜地掛在楓樹梢，將軍軍帽上的五角星晃得人眼暈。有個孩子怯生生地問他：「叔叔，你會拉琴？」他笑起來眼角有細紋，說等打跑了鬼子，就拉《東方紅》給他們聽。後來在張莊的祠堂裡，戰士們真的聽見了琴聲。那把琴的E弦斷了一根，拉出的調子有點癟，可當《松花江上》的旋律漫過供桌，連最糙的漢子都別過臉去抹眼睛。

他總說打仗要帶著腦子。在破廟裡辦抗日中學時，沒有黑板就用鍋底灰刷土牆，他親自教孩子們認字。有回講「國」字，

他用樹枝在地上畫，說「方框是咱們的河山，裡面的『玉』是百姓，一點不能少」。那天飄著細雨，他的布鞋陷在泥裡，講完課才發現腳背上割了道口子，血珠正順著腳踝往下滲。

最難忘是那個雪夜。部隊在李集被圍，他裹著舊棉大衣在戰壕裡巡查。見哨兵凍得直搓手，他把大衣脫下來裹過去，自己只穿件單褂。「我年輕，火力旺。」

他呵著白氣笑，睫毛上結的霜簌簌往下掉。後半夜在指揮部，油燈把他的影子投在土牆上，忽明忽暗的。警衛員想給他添件衣裳，卻見他正對著張地圖出神，指腹在「夏邑」兩個字上反覆摩挲。

四四年的秋天來得早。他在夏邑的蘆葦蕩裡中彈時，口袋裡還揣著給女兒的信。信紙被血浸透了，只看清「等爸爸回來」幾個字。後來戰士們說，那天漫山的楓香樹都落了葉，紅得像燃起來的火。

現在去永城，還能看見那棵老楓香。陳老爹總在樹下坐著，給來的孩子們講將軍的故事。有回風吹落片葉子，正好落在他手背上，紅得透亮。

「你看這紋路，」他指著葉筋給孩子們看，「多像他當年走過的路，曲曲折折，可從來沒斷過。」

夕陽把樹影拉得很長，老爹的影子和老樹的影子疊在一起。遠處學校的下課鈴響了，孩子們的笑聲漫過來，驚起幾隻麻雀。我忽然明白，有些溫度是不會涼的——就像那年將軍遞出的窩頭，像斷弦的琴聲，像雪夜裡那件舊棉大衣，早順著楓香樹的根，長進了這片土地裡。

立秋書韻

王圳楓

立秋了。天氣還是熱的，但已不是那些令人窒息的悶熱。早晚的風裡，夾了一絲涼意，像是有誰在遠處輕輕地呵了一口氣。這樣的天氣，讀書最是相宜。

我向來以為，讀書與節氣頗有緣分。春日宜讀詩，夏天宜讀小說，冬天宜讀史，而秋天，尤其是初秋，則宜讀些閒散的散文。汪曾祺先生的文章，便是這個時候的好伴侶。他的文字不緊不慢，如同秋日的陽光，溫煦而不炙熱，讀來令人心安。

這幾日，我重讀了汪先生的《蒲橋集》。這本書買了已有年頭，書中寫的大多

文藝副刊



是些平常事：昆明的雨，北京的胡同，家鄉的野菜，還有那些早已消失在時光裡的吃食。但經他一寫，這些平凡的事物便都有了生命，活靈活現地站在你面前。

記得書中有一篇《昆明的雨》，寫的是雨季裡昆明街頭的景象。汪先生寫道：「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，豐滿的，使人動情的。」這話說得真好。我雖未去過昆明，但讀到這裡，眼前便浮現出一幅畫面：青石板路上積著淺淺的水窪，倒映著灰濛濛的天空；街邊的小販支著油布傘，賣著熱騰騰的米線；行人匆匆走過，濺起的水花打濕了褲腳。這樣的文字，不需要華麗的辭藻，卻能讓人身臨其境。

立秋後，我養成了一個習慣：每天午後，泡一壺茶，坐在陽台讀書。茶是普通的龍井，不是什麼名貴品種，但勝在新鮮。水要燒得恰到好處，不能太沸，否則會燙壞了茶葉。泡好的茶湯清亮，帶著淡淡的豆香，呷一口，唇齒留香。這時候翻開書頁，一行行讀下去，便覺得時光都慢了下來。

汪先生的文章裡常常提到吃食。他寫北京的豆汁兒，寫家鄉的鹹鴨蛋，寫昆明的過橋米線，寫得活色生香。我讀著讀著，不免有些饑了。想起冰箱裡還有半個西瓜，是

昨天買的。立秋後的西瓜不如盛夏時甜，但別有一番風味。取出來剖開，瓜瓢已經不那麼鮮紅了，泛著淡淡的粉色。挖一勺送入口中，汁水清甜，帶著絲絲涼意，正好解了午後的暑氣。

讀書讀到有趣處，不免要笑出聲來。汪先生寫他年輕時在西南聯大讀書，有一次和同學去吃「汽鍋雞」，因為太窮，只能要半隻。老闆看他們是學生，特意多給了些湯。這讓我想起大學時代，和室友在校門外的小館子吃飯的情景。那時候囊中羞澀，常常幾個人合點一個菜，就著免費的鹹菜下飯。現在想來，那些清貧的日子反倒最是難忘。

傍晚時分，天色漸暗。合上書頁，發現不知不覺已經讀了小半本。遠處的樓宇亮起了星星點點的燈光。秋風拂過，帶來一絲涼意。這樣的時刻，讓人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滿足。

讀書的樂趣，不在于讀了多少本，而在于能否從字裡行間讀出生活的滋味。就像這立秋時節，雖然暑氣未消，但已經能感受到秋天的腳步。讀書也是如此，不必刻意追求什麼，只要靜下心來，自然能體會到其中的妙處。

八月芝麻香

張奧

立秋前後，天便一日日沉靜下來。推開窗戶，外面田野裡，芝麻稈子由青慢慢轉黃，節節向上舉著一串串密密的小鈴鐺。微風拂過，便輕輕搖曳，發出極細碎的畢畢剥剝的聲音。那是芝麻蒴果成熟了，在風中悄然裂開，露出烏黑油亮的籽粒來。

芝麻是精細作物，收割也需小心謹慎。我隨祖父下田去，他的褲腳捲到膝蓋上，赤著腳，踩在曬得暖烘烘的地裡。祖父彎腰，一手攏住幾株芝麻稈，一手持鐮刀輕輕一割，那芝麻便順從地躺倒下來，整齊齊躺在地裡，彷彿只是酣眠未醒。我學著祖父的樣子，卻一不小心便碰落了幾個芝麻蒴，芝麻粒兒瞬間四濺，撒落在土地上，像無數細碎的黑眼睛，默默回望著天空，混入泥土中了。

收穫的芝麻被祖父輕手輕腳捆紮起來，然後便運到打穀場上。農人們早已騰出一塊平整的地方，鋪上乾淨又結實的葦席。芝麻捆被小心翼翼倒放其上，讓陽光盡情曝曬。不過幾日，芝麻蒴果受熱，便紛紛綻裂開來，芝麻粒兒「簌簌」地墜落到葦席上，清脆而歡快。

芝麻曬得乾透，便由母親收進袋裡，紮緊了口，懸在簷下通風處。待要吃時，便舀出一小碗。母親炒芝麻時，灶膛裡火候要溫文，芝麻倒入鐵鍋，她不緊不慢地翻攪。芝麻在鍋裡跳躍，發出細微的辟啪聲，不多時，香氣便如絲如縷，悄然浮起，縈繞在灶間，又瀰漫到院子各處，連空氣也被熏染得醇厚起來。我站在灶邊，眼巴巴望著，香氣如一條看不見的線，輕輕牽動著我腹中的饑蟲。母親嘴角噙著笑意，有時便捏起一小撮，吹涼了塞進我嘴裡。那熱乎乎、香噴噴的芝麻，在脣齒間輕輕一碾，香氣便驟然炸開，直抵肺腑深處。

新芝麻的香味，最是醉人。母親或將其細細磨成芝麻鹽，或做成焦屑。焦屑做法簡單些：芝麻炒香，再摻上些炒麵，加糖一起細細碾磨。這焦屑香味撲鼻，最宜當點心。

調時，用開水一沖，筷子攪成稠糊，那黑褐色的漩渦便散發著難以抵擋的誘惑。有時奢侈些，便熬些米粥，在滾燙的粥面上撒一層新磨的芝麻鹽，熱粥的白氣，裹挾著芝麻的濃香，騰騰而上，鑽入鼻孔，心便隨之溫熱踏實起來。

八月裡，芝麻默默成熟，又悄悄化作人間煙火，香滿尋常日子。

在靜默的張力中搭建起文明對話的橋樑

中新社記者 姜濤

威爾遜坦言，吸引他來到江西會昌的，不僅是祖籍會昌的台灣劇作家賴聲川「反哺家鄉」的文化理想，更因其獨特魅力：「我喜歡這個國家，我喜歡這個小鎮……戲劇是一個論壇，它將來自不同背景、不同文化、不同想法的人聚集在一起。」

極度重視觀眾在場互動的威爾遜，在《哈姆雷特機器》綵排階段，主動邀請當地民眾進入劇場。「滿座的觀眾席和祇有一兩個人的觀眾席是完全不同的，劇場不再是封閉的創作空間，而成為藝術家與社區民眾共享、交流的論壇。」

在威爾遜眼中，會昌戲劇小鎮的獨特價值在於其「地方性卻又與世界聯結」的雙重屬性。它為中國乃至全球提供了一個稀缺的「藝術中心點」——一個能讓藝術家潛心創作、促進多元文化交流的共同體空間。「保持開放！我很期待這裡能成為孕育多樣性的沃土。」

如何把劇場打造成活的文化對話空間？

德國劇作家海納·穆勒的後現代原作《哈姆雷特機器》本就以碎片化獨白解構了莎士比亞的復仇敘事。威爾遜的中文版進一步強

化了這種解構，僅保留哈姆雷特與奧菲莉亞兩個角色，以獨白為主。該劇通過中國年輕演員的演繹，實現了經典文本的在地化再生。

《哈姆雷特機器》中文版延續了威爾遜標誌性的「靜默美學」。演出從一段漫長的「安靜」開始，畫面先行，槍聲、機器鳴響漸次加入，最後才引入演員的獨白。「一開始往往不需要任何文本，因而消解了部分語言的隔閡。」

「西方戲劇強調行動的因素，而東方哲學更注重意義的開放與留白，看到這種跨文化的融合對我來說很有趣。」威爾遜曾向中新社記者坦言，他的創作在某種意義上非常傳統，與中國京劇等古老形式中對「面具」的重視一脈相承。

威爾遜也將此行視為向年輕人介紹自己戲劇製作方式的契機。

他在與四名中國青年導演對談時強調，年輕演員在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面前表演非常重要。「我們要在實踐中不斷學習，希望這部作品能夠持續下去，在中國各地及東南亞國家巡演。」

跨文化戲劇如何促進文明互鑒？

威爾遜在江西會昌的實踐，為跨文化戲劇如何促進文明互鑒提供了些許啟示：尋找超越語言的美學共性，即視覺意象、空間節奏、靜默張力等非語言元素，成為跨越文化藩籬、引發普遍共情的有力工具。

「《哈姆雷特機器》中文版並非簡單地將西方作品『移植』到中國舞台。」威爾遜稱，該作品通過中國演員的身體、本土觀眾的反饋、在地空間的特性，以及導演逆向創作法對文本地位的相對弱化，實現了作品的深度轉化與重生，是真正的文化「互鑒」。

威爾遜堅信戲劇在社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，其本質上是一個微縮的社會公共領域。「當不同背景、文化、想法的人因戲劇聚集在一起，分享、交流、碰撞，戲劇便超越了娛樂或審美範疇，成為促進社會理解、推動文明對話的獨特載體。」

在威爾遜看來，當燈光亮起，畫面流動，不同文明的故事在靜默與聲響的交織中被重新講述，戲劇便成為一座無需翻譯的「巴別塔」，承載著人類對彼此的理解與共同未來的期待。

徐泓緬懷老師許倬云：中國、中華民族在他心中格外大

中新社南昌8月8日電 題：7月31日，國際戲劇界傳來噩耗，有著「時空的舞台探索者」之稱的美國戲劇家羅伯特·威爾遜（Robert Wilson）在紐約離世。中新社記者近日從中國會昌戲劇小鎮確認此消息。

今年5月在江西舉行的會昌戲劇季003中，由羅伯特·威爾遜執導的戲劇作品《哈姆雷特機器》中文版完成世界首演。這一作品，也成為其生前最後一部親自創作並完成首演的絕唱。

該部作品由羅伯特·威爾遜在會昌戲劇小鎮甄選演員及駐鎮創排。他在生前接受中新社「東西問」專訪時，講述跨文化戲劇交流如何超越語言與形式的邊界，在靜默的張力中搭建起文明對話的橋樑。「東西問」也謹以此文，追思這位傑出的戲劇家。

從贛南小城到跨文化實驗場：為何是會昌？

會昌戲劇季003匯聚了全球15支頂尖戲劇團隊與200餘位藝術家，呈現了包括《哈姆雷特機器》中文版在內的370餘場風格迥異的演出，這座贛南小城因戲劇煥發出國際光彩。

後來他身體一直不太好，不良于行，不能頻繁回來。雖很多年沒見面，但我們有郵件往來。我近期有一篇關於明代國號研究的文章，還去信諮詢過許先生的意見。

中新社記者：許先生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擔任台大歷史學系主任，這和您在台大歷史學系的求學時期高度重合。可以談談他對您治學等方面的影响嗎？

徐泓：老師是30多歲從芝加哥大學返台任教，那時剛剛拿到博士學位。1964年，他開了一門中國上古史的課，我們這些學生都去選。後來他擔任系主任、所長，一直做到1970年。他開的課我基本都去上過。

他盡量利用考古研究材料和文獻來授課，每次課分三個課時，前兩個課時會請「中央研究院」的專家來上課，考古學家李濟之（李濟）先生來講了大部分，談過很多安陽考古的事。剩下一個課時許先生會進行總結整理，並把他自己的想法講給我們。國民黨當局來台後，封禁大陸的很多老期刊、書籍，不讓我們看，我們上課一般是聽老師講、抄筆記，許先生指導我們讀期刊論文。

台灣過去也有人開過中國上古史，但像他這樣系統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，教大家寫現代的期刊論文，是沒有的。他那時還編了一本《中國上古史論文選輯》，教我們用新方法學歷史。

那些年，許先生對我的影響，還有精神層面。他不良于行，但上課不會一味坐著，有時會拄拐站起身子。

後來他在台大改裝了一輛摩托三輪車，方便行動。許先生堅韌不拔的精神讓我們很敬佩，所有的困難他都想克服，學生要幫他，他不肯。在家時，他還洗碗，即便摔了還堅持洗。

許先生一輩子就是這麼一個性格，在我看來是不起了。更不起了，是他的夫人（孫曼麗女士），一輩子幫他、包容他。她和芝芝（徐泓夫人、世界史學者王芝芝）是同班同學，這也加深了一層我們的關係。

中新社記者：1970年，許先生去了美國。之後就一直留在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。在有這麼大影響力的時候卻選擇赴美，當年他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什麼？

徐泓：這和當時台灣教育界發生的幾件事有一定關係。首先是當了快20年台大校長的錢思亮在1970年卸任，學校氛圍出現變化，許先生覺得自己格格不入。另外，由於「中研院」近代史研究所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，一些人指責台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，由台大和「中研院」合聘的許倬雲是被重點批評的對象之一。

許先生當時仍參與了台灣很多的文化、學術方面的公共事務，到美國後也經常在《中國時報》《聯合報》上發表文章。蔣經國去世後成立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，許是創始會員之一，資助了美國多所研究機構設立中國研究教職、提拔年輕學者。許先生不僅在史學界影響大，在社會層面影響也大。

許先生一直堅定反對「台獨」。對大陸，許先生前後態度是有變化的。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，他跟許多從大陸去美國讀書、工作的學者接觸，也看了很多新聞，慢慢對大陸的看法改觀，後來也去香港、去大陸。